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诤难与价值辩正^[*]

张 鲲

(内蒙古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异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异化术语的误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辨析异化概念的发轫与演变,对于厘清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真实蕴含、消除人们的模糊认识很有必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批判理论,更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现代工业文明的伦理基础,体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诤难;辩正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3.004

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并被广泛讨论的学术名词,“异化”已经深深扎根于社会科学思想和大众语言之中。在马克思之后,“异化”的使用从哲学领域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从学术圈扩展到社会思潮进而到大众日常生活空间。异化概念的广为引用,表明了社会大众对现代性诸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但是这一术语的误用和泛化,也致使许多人对异化理论产生了模糊的认识,有的甚至把异化看成人类社会永恒的社会现象,忘却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差别。本文认为,异化术语的误用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问题,当今时代,正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异化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异化术语的误用与争论

从学术思想史上看,异化理论的当代诤难始于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版全文的发表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极大轰动,随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个马克思”的划分和争论。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即1845年之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之后是“科学”阶段。阿尔都塞认为从1845年起,马克思对异化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不再把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归结为人之本质,并且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等一系列科学的崭新的概念基础上建立了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

作者简介:张鲲,法学博士,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机制研究”(21BKS181)的阶段性成果。

论。在阿尔都塞看来,异化是人本学的深思,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是真实的科学,本质上是反对人道主义的。他说:“马克思只是对他青年时代(1840—1845)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作了彻底的批判后,才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理论。”^[1]正是从阿尔都塞发难开始,理论界重新审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许多学者认为青年马克思关于异化现象批判的观点还不够成熟,进而把马克思青年时期提出的异化理论看成了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批判理论。

从现代社会生活层面看,异化被看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被视为用来批判现代性的一个术语,凡是有悖于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几乎都可以用异化来批驳。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整体上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知识”。^[2]其在1939年出版的奠基性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中,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扩展到心理、道德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普遍异化,他主张对“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批判,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了。海德格尔则将异化和非本真性看作是类人生存状况的普遍特征,认为“此在”总是“共在”,并且是“历史性的”,在他看来,异化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无处不在的特征,而“堕落”则是人的普遍处境的一个常规部分,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已经浑然不知地被习惯所掩盖或异化了,失去了人的本真状态。显然,海德格尔已从哲学层面探讨异化普遍存在的精神性等基础问题,但他对异化的理解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此在的生存结构的情绪表达,并没有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深入分析。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溯不同,西曼则完全从社会现象层面分析异化的诸多表现形态。他认为异化是社会情绪的显示器,含义包括无权力、无意义、不正常、孤独感等。他认为异化就是“把思想感情上理解的东西解释成世俗的问题”。^[3]在西曼看来,异化已经成为现代人表达情绪的符号。亚当·沙夫则认为人本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他的著作《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将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应用于现代社会的批判之中,认为“异化理论绝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它有超社会性,而且至少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也有关系”。^[4]但是,沙夫的解决方式却是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这反映了其理论的内在冲突和不彻底性。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西方学界对异化的解读不再停留于社会情绪的表象层面,而是从权力和符号的总体视角看待人的存在的真实性问题,许多学者把异化看作是一种由雇佣关系和主观感觉构成的文化符号,认为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是反映现代消费社会综合病症的景观符号。在《景观社会》一书中,居伊·德波认为当今时代经济之于社会生活的支配方式已经从“存在到占有”总体转换为“占有到显现”。在景观世界中,异化使人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身的真实状况和内心愿望,陷入到一种“与占支配地位的影像产生共鸣”的新鸦片的个体经验中。德波指出:“景观的社会功能是异化的具体生产。”^[5]显然,德波认识到了异化的危害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变体,而且从社会生活支配方式转变的层面指出了消费社会的本质。让·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逻辑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普遍化现象,深度商业化社会氛围覆盖了生产劳动过程、大众消费生活和资本主义文化,甚至是个体的精神幻想和驱动力,进而造成了极端异化和虚假需求。“每一件事物都是景观化的,或者换句话说,每一件事物都被唤起、激发以及精心编排成图像、符号、可消费的模式。”^[6]瓦尔特·本雅明指出了异化的资本主义属性,以及对现代人之身心结构的摧残。他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沉醉于资本家制造的各种标榜价值的商品符号世界中,“将有生命的躯体出卖给无机世界”,^[7]人的主体性已经被商品拜物教和技术理性完全吞噬。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异化理论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张一兵教授认为,马克思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是整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异化理论的内在逻辑构架,跳出经济学语境的哲学批判话语实践是马克思人本学批判认识论的内部强大动力。他认为资产阶级奴役工人的物性私有财

产是工人劳动活动的创造物,是被劳动设定的东西,而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私有财产“不过是劳动活动消失后外化为对象性存在的异化结果”。^[8] 欧阳英研究员认为,人类自己创造的东西在服务于自身的同时,也与自己产生了对立,这是异化概念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概念解读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现象,就会发现异化“实际具有普遍性意义”。^[9] 孙伯鏊教授明确指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他认为对象化劳动是就人和自然之间关系而言的一般意义下的生产劳动,而异化劳动则是“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主要是指它的资本主义形式”。^[10] 陈先达教授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诸多问题的理论基石,他认为异化的消灭、私有制的扬弃、人类的彻底解放都始终贯穿在马克思《“手稿”中关于辩证法问题、认识论问题、历史观问题的阐述》^[11]之中。在他看来,“异化永恒论”的观点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成了世界历史的起点,把近代社会个体存在的异化现象看成了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王东教授反对以黑格尔的话语体系“以黑解马”,反对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西方思想史的同源性,提出了“以马解马”^[12]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新模式。他认为,物化范畴主要属于人与自然关系范畴,表征的是劳动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各个时代劳动实践活动的普遍规律、普遍趋势;异化范畴主要属于人与人关系的范畴,讲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对抗性,是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特殊趋势。

二、异化概念的发轫与演变

从语义渊源上看,“异化”最早来源于人与神之间距离的解释,后来与英国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表述有关。从词源上追溯,“异化”的含义在拉丁文“Alienatio”中已有表达,本义是财产转让。英语中的“Alienation”和德语中的“Entfremdung”一词也包含了这种含义。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含义因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等差异而不尽相同。

卢梭最早研究了异化现象。他认为人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真实的,许多人脱离了天真和善良的自然状态,把聚积财富的野心和高人一等的热狂当成了自己的真实需要。卢梭认为资本统治“使所有的人都产生一种损害他人的阴险意图和一种隐藏的嫉妒心”。^[13] 在卢梭看来,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就是人的异化。卢梭将异化产生的原因归之于社会,认为资本主义契约国家实质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异化,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违反了契约精神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卢梭主张通过一场道德政治革命,将人的权力全部转让给一个道德共同体,以此来消灭异化现象。应该说,卢梭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之存在状态的嬗变,并且直觉到改变异化的路向,但是实际上,卢梭看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的人的物化,其解决物化的路径也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理想化形式。

黑格尔是系统地哲学式阐释“异化”概念的第一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使用了“Entäusserung”(外化)和“Entfremdung”(疏离)两个哲学术语来表示“精神”在客观现实领域中转变成它自身以外的事物。这里所谓的“外化”和“疏离”就是指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黑格尔认为精神的内容作为一种特定存在,是有其相对立的现实世界的,他认为精神“既是自我意识的作品,又同样是一种直接的现成的、对自我意识来说是异己的陌生的现实”。^[14] 黑格尔把自我和精神都看作是历史的,自我的实体就是它本身的外在化。在他看来,自我意识的精神本质之中包含了弥合与自然的分裂,精神是通过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自我克服而获得发展的。黑格尔认为异化是自我意识的精神之普遍特征,异化的实质是对象化的精神活动,通过劳动的对象化活动,意识返回到自身之内。这一过程包含了“现实的自我意识”外在化为“现实的世界”,以及现实世界向自我意识的转化。在黑格尔看来,通过这种异化活动,“现实”就会被加以扬弃,最终被转化成为纯粹意识或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都成了

纯粹的普遍物”^[15]。虽然黑格尔辩证地看待了异化问题,但是,他实际上将对象化看成了异化,并没有从工人劳动的现实过程来考察异化。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知识论基础上发展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马克思同意黑格尔把自我看成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把劳动看成某种本质的人类活动。但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历史解释为精神自我发展的唯心论,拒绝了所谓的异化被自我内部克服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自身和生活世界,但是在异化条件下,劳动并不导致自我实现。因为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对立”是无法克服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指出这种“对立”关系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自己相对立的。马克思说:“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的力量。”^[17]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不可避免出现的四种形式的异化,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概念,指明异化劳动使人失去了自己的类生活和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主体不是精神,而是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输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应该说,马克思一开始就洞察到了异化问题的精神实质,但是认识的深化经历了一个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研究还没有走进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深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再使用抽象的“人的本质”“一般的人”的概念,而是通过生产力及其所决定的分工的发展来分析“异化”。马克思认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不是来自自身的联合,而是受他们之外的一种强制力量所驱使。所以,这种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18]。显然,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和阶级关系的层面揭示了异化存在的深层原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价值形式”“社会劳动”和“交换行为”的运动过程中,揭示了“雇佣劳动”向与生产者相对立的对象转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主客体对立并发生着冲突,这是由于“本身的社会活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9]。

卢卡奇把“人的世界”向“物的世界”的颠倒式转化称之为物化或异化,他认为马克思描述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的写照。卢卡奇提出物化理论之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有出版并未被公众所知,但他的“物化”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异化”含义相近,卢卡奇将“异化”从生产方式扩展到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使用了等同于“异化”概念的术语——“物化”——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卢卡奇认为“有关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20]。卢卡奇没有将异化看成是一种永恒的社会现象,认为商品和货币只不过是隐藏了蕴含于其中的阶级关系,阶级对立才是异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卢卡奇把异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一种支配性的生产方式,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每个人都必须直接接触的现实”^[21]。在卢卡奇看来,拜物性是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影响是广泛存在的。而且,卢卡奇看到了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阶级反抗意识的消减。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技术拜物教产生了一种幻象,使人们把机器功能误以为“永恒”的本质,实质上是扭曲了“真正的客观属性”。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并对现存社会进行了彻底批判。在《启蒙辩证法》中,异化的使用已经从劳动异化扩展到政治、文化乃至人的心理结构等领域,表示一种更为宽泛的对立关系。霍克海默指出了霸权带来的异化,他说:“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

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22]阿多诺把异化推及到了人的自由和意义领域,主张用绝对否定来批判和重建。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批判并改造境况,而不是通过在境况的强制结构中作出决定来证明境况”。^[23]马尔库塞深刻指出,现今世界人的异化已经到了可以同他的“实在”相同一的程度。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深入到了人的内在意识,社会成了一种没有对抗的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了没有否定意识、被异化和被同化的“单向度的人”。“人们被引导去相信在(异化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截然分开的社会制度里他们能够得到的幸福和自由。”^[24]弗洛姆认为异化“这个概念触及了现代人最本质的范本”。^[2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和自动化造成了人的生活失去了欢乐、信念和现实感。弗洛姆指出异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病症,原因在于不健全的社会危害着人的心理健康。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去掉了明明白白的暴力关系,呈现为隐蔽而高级的形式,而且广泛存在着。“异化失去了它在经济上一眼就能看到的、贫困的表现形态。异化劳动所造成的赤贫现象,在异化的业余时间中也有它的广泛反映。”^[26]哈贝马斯接受了耶拿手稿关于“生产劳动——交往行动”并重的观点,试图以交往行动重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三、异化理论的价值辩正

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改变了西方伦理思想传统,在现代社会开启之初解决了人性论的历史难题,辩证地看待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与“道德”问题,指出了异化现象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奠定了未来社会现代工业文明的理论基础。

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原罪说”的烙印,人生来就有原罪,近代之际霍布斯更是提出“人对人是狼”的丛林状态。然而,卢梭认为人性本来为善,只是后来因为受到物质的诱惑才变坏;他认为必定先有可善的因,才可能有迁善的果。杜威反对“性恶论”,他认为道德因环境而起,道德行为是一种积极的富有创造力的行为。他高度赞扬了激情澎湃地改造世界的壮举,批评了庸行庸言的消极道义行为,他认为所谓的“乡愿”式的道德是令人痛恨的。杜威尖锐地指出:“要是不利用本能,而以束缚为德行正规,顶好也不过养成一种柔怯的德性。”^[27]在现代社会开启之初,马克思就洞察到了“进步”与“道德”的二元难题,马克思抛开了把善恶作为固有的认识能力的传统观念,反对将资本主义时代看作是人性的永久基础,彻底地拒绝了永恒的人性论。马克思对千百年来广为争执的人性论给予正本清源之后,对未来社会工业文明和人的发展进行了科学论证和热切展望。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8]它以一种独特的感性的对象世界展示了人的主体性力量,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对象化中得以充分显现。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必将不断得以完善,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类社会必将进入“自由人的联合体”,到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对人性论的厘清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创造性描绘,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非此即彼的直线式看待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观念,辩证地回答了资本主义技术“进步”与“道德”滑坡共存的知识论难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异化的制度性根源,由于生产方式的更替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异化的解决就要从生成它的物质条件本身出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两个绝不会”,并且明确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规律性,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学懂了这一认识和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能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压舱石,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30]

异化是以观念形式嵌入哲学人类学的根本性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异化形式加深剥削关系、阻碍人的发展,预言了未来理想社会中合乎人性的复归;异化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科学理论的建构之基。

马克思认为拜物教使人的活动和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这种关系从物的生产之中体现出来,又对生产发生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实质是资产阶级直接榨取工人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人与其自由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和雇佣关系是异化产生的支配性因素。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一种直接的自然需要,不脱离于生活本身,而资本主义的到来,雇佣劳动的产生,劳动与需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联系被打破了,其结果使属于人的本质的类活动降低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说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他相对立。”^[31]马克思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论述及其对摩洛赫宗教的谴责,在对资本主义残酷剥削控诉的同时,描述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出现的未来社会规则。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将被积极扬弃,人将实现合乎人性的复归。在他看来,未来社会的生产活动必将置于有意识的人控制之下,只有到那个时候,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将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个人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才会真正得以复归。由此看来,马克思并未将异化看成普遍的人类特性和历史的必然,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将其看作历史过程中局部出现的暂时现象,并且指出了超越异化的现实路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它对本身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32]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也没有放弃从“异化”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含义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有相同之处。比如,认为交换者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而且受这一运动的控制。塞耶斯认为,异化在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中没有本质的区别,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都是一种潜在的“自由”活动。^[33]

马克思异化理论不仅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揭示了劳动异化,还对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社会普遍的物化和人的总体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张从总体性中全面把握社会现实,他认为人既是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又是一个被思考和被感知的自为的观念的总体,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整体性。马克思认为,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本性,物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主导性社会关系。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从人本学视野把握政治经济学,认为货币的本质和功能体现在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之中,人和社会在中介运动中被异化了,成为了货币的某种属性,这也是“商业社会”中交往异化的本质。在他看来,作为商业社会中现实的个人,本身是自我异化的存在物。在商业社会中,不仅存在经济的异化,还存在着政治的异化和思想意识等异化。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制度的本质作了分析。他批判蒲鲁东根本没有看到“分工”的形式及内涵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对此进行了直击灵魂般的拷问:“难道种姓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34]马克思

批判了蒲鲁东把机器的产生看成一般分工的结果,指出了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机器是一种物,但运用机器的方式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总是同劳动方式和社会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35]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产生了私有财产,整个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形式之上的,私有制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主体和客体地位的颠倒,“人们作为这种(经济)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36]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产生了大规模剥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普遍异化的现象,“在特定时空被个体所感知和经历的异化,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异化语境之中”。^[37]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将其视作一个总体。

马克思思想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活动的理论支柱和价值支撑,他的人本学、历史哲学和革命哲学都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马克思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38]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活劳动本身就具有价值属性,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还对解决异化现象的途径作了科学分析。马克思没有沉迷于思想观念的批判,而是指向如何有效地实际地改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39]马克思拒绝青年黑格尔派式的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主张科学地考察人的解放得以可能的客观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当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0]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就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的消灭,不是观念领域内部此消彼长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精神的批判来实现,“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1]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的个体化的历史,私有制和异化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和人的彻底解放必定能够实现。在未来社会中,克服异化的真正共同体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充分的条件,到那个时候,作为社会化存在的人的真正个性将会完全得以实现。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产生无比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42]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对‘异化’的批判中论述了私有产权制度的过渡性质”。^[43]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总而言之,异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局部存在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并不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也最终将在未来社会中得以消除。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它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马克思放弃从哲学洞见演绎整体社会生活的先验逻辑,拒绝了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人学问题沉降到具体的社会历史领域,考察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的社会性存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进行了发生学的全过程历史性研究,对资本宰制下的个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进而从人类解放的视角探究了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真理的价值向度。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深化了人们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根基和人文底蕴,指明了未来社会现代工业文明的伦理基础,也深刻地改变了西方哲学的思辨传统,确立了生产劳动对于人的存在的本源意义。在马克思思想中,异化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有力的理论武器,在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剖析之中,也蕴含

了扬弃异化的科学路径。学界关于异化理论的探讨和交流,加深了对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认识,也为新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养料。

注释:

- [1][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5页。
- [2]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with a preface by Michel Trebitsch, Verso, 1991, p. 148.
- [3][美]M. 西曼:《论异化的意义》,《美国社会学评论》1959年第24期。
- [4][波兰]亚当·沙夫:《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衣俊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8页。
- [5]Issai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Detroit: Black & Red, 1972, p. 11.
- [6]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Sage, 1998, p. 191.
- [7][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88页。
- [8]张一兵:《否定辩证法:探寻主体外化、对象性异化及其扬弃》,《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 [9]欧阳英:《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工智能的意义》,《世界哲学》2019年第2期。
- [10]孙伯鍈:《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1页。
- [11]陈先达、臧峰宇:《重新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3期。
- [12]黄楠森:《开创中国马克思学的创新之作——读〈马克思学新奠基〉》,《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
- [13][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5页。
- [14][1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43页。
- [16][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54页。
- [17][2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88页。
- [18][40][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539、544页。
- [19][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104页。
- [20][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4页。
- [21]Lukacs, Geo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p. 197.
- [22][德]霍克海默、[美]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
- [23][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
- [24][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68页。
- [25][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09页。
- [26][德]哈贝马斯:《在哲学和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德文版,1963年,第163页。
- [27][美]杜威:《伦理讲演纪略》,《伦理五大讲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
-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 [30]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
-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4页。
-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1页。
- [33][英]塞耶斯:《马克思与异化:关于黑格尔主题的论述》,程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4页。
- [34][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31页。
- [3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4页。
- [37]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3.
- [4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
- [43]程恩富:《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汪家耀]